

新種民間文學

2集



新疆民间文学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民间文学(第2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乌鲁木齐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排版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6·5印张 160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统一书号:10098·111 定价:0.47元



霍尔钦夫 译

总序

在那遥远的古代，
宗教兴起的年份，
特赫卓拉可汗的后裔，
富有的蚌巴可汗的嫡孙，
乌金可汗的儿子——
当代闻名的江格尔在世上诞生。

当他两岁的时候，
故乡被恶魔洗劫，
只剩他只身一人；

当他三岁的时候，
他跨上飞快的三岁赤骥，

攻破了三大营垒，
降伏了庞大的魔鬼；

当他四岁的时候，
攻占了四大营寨，
镇压了巨大的魔怪；

当他五岁的时候，
战胜了五个精灵的头目，
使它们发誓降伏。

就在他五岁的时候，
他被大力士蒙贡希戈西日格逮住，

变成沙场上的战俘。

当他六岁的时候，
攻破了六座营寨，
折断了百根银枪，
招降了贡给的儿子阿拉坦策
基，
——封他为左翼之长。

当他七岁的时候，
打败了他所属的七个地方，
江格尔的名声倍加传扬。

当他的赤骥飞快的时候，
当他的金剑锋利的时光，
当他自身正是风华正茂的年
代，
对那四个可汗——
属辖的四十九个地区
所有的姑娘全没有看上，
迎娶了诺门特吉斯可汗的姑
娘。
——她居于日出与正午之间的
方向。

他征集了神驹般最快的骏马，
他聚结了雄狮般最壮的好汉，
把周围四方——

四十二个可汗的领土攻占。

他的国土上人们长生不老，
永远保持二十五岁的容颜，
这里没有冬天，阳春常驻，
这里没有酷暑，金秋绵延，
这里没有袭人的严寒，
这里没有炙人的烈炎，
微风习习，
细雨绵绵，
蚌巴国赛如天堂一般！

圣主江格尔的五百万部众，
布满了五个月行程的地面，
那银白的沙山，
成为天地间的纽带，
矗立在旭日的脚下，
轮廓显得清晰壮观。

那宽阔的沙尔蒂克海啊，
有着两条蜿蜒的支流，
泛起彩光——斑斓耀眼。

圣主江格尔
自身所饮的清澈的敦布河，
不分冬夏奔流不息，
冲击着沿河两岸。

他把所辖的四个国家，
牢牢地握在自己掌间，
治理天下的圣主的名望，
传扬到老远老远！

在蚌巴国洁白的蒙古包里，
他那六千零十二个勇士，
聚集一起这样商谈：
“咱们应给圣主江格尔，
建造一座普天下所没有的
富丽雄伟的宫殿。”

于是，他们召集来
四大洲的四十二个汗，
共同商议，
将在什么地点兴建官苑。

他们议定——
在日出的背阴处，
在嘎尔碧迪山梁的阴面，
在阿尔泰山的十二个大湖入海
处，
在名叫蚌巴海的海岸，
在银白的沙山右侧，
在辽阔的牧场边缘，
沿着五百棵紫檀和白杨的林
带，
——把宫殿兴建。

四大洲的四十二个汗，
带来六千零十二个工匠，
选定一个吉祥的月份，
选定一个最好的日子，
用珊瑚制成的地毡铺地，
用珍珠编织的帷幛作墙，
北面用狮子獠牙作“哈那^①”，
南面用驯鹿长牙来装璜。

那能记叙过去九十九年的往事，
并能预知未来九十九年事情的先知，
——阿拉坦策基用宏亮的声音说道：
若把宫殿盖得齐天未免有些过高，
对圣主江格尔也并不好，
还是盖到离天三指为妙。”

六千零十二个能工巧匠，
到时按期赶到工地之上，
原野中间搭起房架，
周围筑起五面“锡那^②”；

① 哈那：様子。

② 锡那：指墙壁。

出口的地方，
用玻璃装饰；
入口的地方，
用水晶装璜。

在它北面过冬的人们，
祝愿这里丰收马奶酒和奶食，
用麋鹿皮将宫殿外表彩饰。

在它南面过冬的人们，
祝愿这里丰收油脂，
用白鹿皮将宫殿外面缓饰。

宫殿外面的四角，
用火镜装璜；
宫殿里面的四角，
用钢铁包镶。

举世闻名的江格尔
那十层九色的金色
官邸，
挫败四方四十九处
仇敌的锐气，
顶天立地巍然矗
立。

即便装进套里，
也能透出明月般的

光亮，
一旦从套里取出，
便能放射七个太阳的光芒。
——那金宫的黄纛，
插立在官门前方。

占有这一切的圣主江格尔，
端坐在四十四条腿的高座上，
他犹如冉冉上升的——
那圆圆的十五的月亮。

十六岁的阿盖·沙巴塔拉，
用钢剪裁剪；



众朝臣的夫人，
用巧手缝制的——
那黑缎子长衫，
江格尔披在双肩，
他捋着燕翅般的胡须，
向众位勇士宣布——
政教两方面的旨意。

当他那赤骥飞快的时候，
当他那金剑锋利的时光，
当他自身正是风华正茂的年
代，
四个可汗所属的四十九个地区
的姑娘，
他全没有看在眼里，
最后他迎娶了——
诺门特吉斯可汗的闺女
——十六岁的阿盖·沙巴塔拉
为妻。

要提她的长相怎样？
她眼往前方眺望，
能把大海彼岸照亮；
她眼朝这边观看，
大海的此岸放光。

她有着绯红绯红的双颊，
她有着雪白雪白的脸蛋，

经巧手的母亲剪裁、
众多的夫人们给缝制的
——雪白的皮帽，
歪戴在她头的左边。

她那蓬松的头发，
被脸上光泽辉映；
她那黑色的面纱，
贴在脸上飘动。

镜子般的银坠，
垂在耳下闪光，
脖颈左右两侧，
均被银光映亮。

九十一根弦的胡琴，
拉起来格外地动听，
宛如芦苇丛中，
天鹅引颈啼鸣；
又如湖中野鸭，
发出动人的欢叫。
它那十二种音响，
悠扬而优美传神。

要问是谁紧跟圣主江格尔，
寸步不离他的身边，
是那额日合陶克的儿子，
优秀的侍从官——美男子明

彦。

右边席上坐的是——
巴颜·贡给的儿子阿拉坦策
基，
他手握七十个可汗
所管辖的政教大权，
他端坐在黑缎子垫上，
遇到任何难断的案情，
也能毫不犹豫地裁判。

左边首席上坐的是——
图布欣希热的嫡孙，
大力士蒙贡·希戈西热格的长
子、
希勒太赞丹·葛日洛夫人二十
二岁上所嫁的
——红脸英雄洪古尔。
他全身衣服被扯得七零八碎，
七十个可汗的领土，
他独自一人征服。

在洪古尔下面坐的是——
名叫谷哲贡毕的将军。
他伸展躯体坐下，
能占据五十二个人的座位，
他缩着手脚坐下，
能占据二十五个人的坐席。

在英雄的蚌巴地方，
他以剑术优异而扬名千里，
他的坐骑象黑蹄骏马，
争夺政教两方面的权力。

在贡给下面坐的是——
人中之鹰——膂力过人的萨波
尔，
他坐骑的栗色马，
两岁时被他相中，
付给百万户的代价。
他使用一柄八十一庹长的巨
斧，
不管对手多么年轻力壮，
也使他不能稳坐在马上。

左面坐的第三个人，
是宝林嘎尔的儿子——
勇猛过人的莎那拉。
他将父亲扔下，
使之没有了儿子；
他将母亲抛下，
使之没有了福享；
他将百万户庶民甩开，
使之没有了官长；
他将十八岁的阿戈尔·乌兰夫
人丢下，
使之变得独身孤单，

他骑着线脸铁青马，
投靠了圣主江格尔可汗。

这些英雄好汉，
跟众臣聚会一堂，
分成七桌酒席，
对席进入座上。

白胡子老头儿凑成一桌，
温和的老婆儿凑成一桌，
白净的媳妇们凑成一桌，

红脸蛋小伙子凑成一桌，
痛饮马奶酒，
大摆丰盛的酒宴。
六千零十二个勇士的腹内，
酒劲儿发作，
他们面面相觑这样交谈：
“难道没有谁准备向我们进犯？”

敌人将何时来跟我们作战？
跟射猎的野兽几时相遇？”
他们磨拳擦掌促膝畅谈。

江格尔与萨波尔之战

萨波尔膂力过人，
被誉为人中之鹰，
他的父亲叫巴特达赉，
巴音达莱是他的母亲。

刚刚三岁，
逝去妈妈；
年方四岁，
埋葬爸爸。

父母双亲，

先后病逝，
临终之前，
叮咛儿子：

“阳光普照的人间，
有位占据蚌巴国的圣主，
名叫江格尔的可汗，
他平等对待所有的属民，
足智多谋，
能够八十二变。

“那蚌巴国呀，
孤苦的人到此，
能够幸福；
贫穷的人落户，
能成巴彦^①。

“在那里，
人们永享和平幸福，
长生不老，
永不死亡；
在那里，
社会稳定没有动乱，
人们永远保持
二十五岁的模样。

“等到我们死去，
你火速驱马登程，
不要隔日隔夜，
尽情投奔他的门庭！”

正当栗色马驹，
幼小撒欢的时候；
正当萨波尔，
年少淘气的时光，
双亲猝然逝世，
使其陷于极度悲伤，
他把“可汗江格尔”，
误听为“暴戾的希拉魔王。”

人中之鹰——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骑上他那——
比思想还快、
比狂风还疾的栗色骏马，
他扬鞭催促，
不停地抽打，
越过一望无垠的荒原，
跨过连绵起伏的丘岗，
进入黄沙滚滚的沙湾，
到了一棵独立、
修直的紫檀树旁，
迷失了路途，
茫然不知所往。

正当这时，
从十层
金碧辉煌的宫殿里，
传出了英名盖世的诺彦^②江格
尔
高歌欢宴的音响。

那能预知未来
九十九年的事情，
能追忆过去
九十九年往事的——

① 巴彦：蒙语，意为富翁。

② 诺彦：蒙语，意为官长。

巴音贡格的儿子阿拉坦策基，
向圣主江格尔启稟道：

“那人中之鹰——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所持的八十一庹金黄巨斧，
它从不离主人的肩头，
无论多么凶猛的狮子，
也不堪它迎头一击；
无论多么健壮的青年，
也休想在马背上停留！”

“那人中之鹰——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两岁的时候，
从民众中征得的
超群的良驹
——栗色骏马呀，
当它长大以后，
无论多么迅猛的骏马，
也休想超越它而跑到前头！”

“那人中之鹰——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若骑上那栗色骏马呀，
到达凶猛的希拉魔王那里，
只须半天的时间。
您看，对他该怎么办？！”

“将那凶猛的黄色魔王，
做为舌头生擒活捉的时候，
那人中之鹰——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呀
跟力大无穷的洪古尔，
是一对同样刚健的青年。
英名盖世的诺彦江格尔呀，
您看对他该怎么办？！”

听了这话，
江格尔向一旁问道：
“阿拉坦策基伯父啊！
从饮酒的众将领之中，
依你看，派谁去才能使他归
顺？”

于是，阿拉坦策基阿巴，
将众将领席间的赞语如数转
达：

“‘难道不是你吗，洪古尔？
一百个部族里你以坚强而超
群，
六个部族里你以勇敢而扬名。
你是下界的梦幻，
你是上界的希望！’

“‘难道不是你吗，洪古尔？
六亿英雄投入的战争中，

你竟徒步勇猛冲击，
那粗大的紫檀树啊，
竟被你连根拔起！

“‘难道不是你吗，洪古尔？
捋掉那全部树枝，
扛在自己的肩上。
你试量着击去，
将五十个勇士
拦腰击断；
你顺手抢去，
将五、六个勇士
打得皮飞肉绽。

“‘难道不是你吗，洪古尔？
战盔铠甲全磨破，
斑斑伤痕愈变大，
脓血往外淌，
腰干弯曲下，
俊美的脸蛋儿
象死灰般耷拉，
六千支银枪，
齐向你头上刺扎，
你一跃而躲开枪头，
四肢利落竟毫无碰剐，
——象进向高山顶上
一颗闪光的火花！’

“那饮酒的八千名将军，
这样唱着赞歌献给的美酒，
洪古尔接过一饮而尽，
当即醉倒昏睡不醒。

“那膂力过人的萨波尔啊，
是一个异常厉害的青年！
有口的人不敢惹他，
有舌的人不敢冒犯。
那饮酒的八千名将领，
只有全数出动别无法办！”

英名盖世的江格尔听完这话，
骑上他那赤骥阿仁卓拉，
祖传的三十三庹红缨长枪，
放在鞍前双手横拿。

阿拉坦策基的儿子，
淘气的双虎尔勇士，
右镫撑起，
黄斑虎旗。
(它在旗套里，
闪射金色的光芒；
出了旗套，
有如七个太阳放光。)

圣主江格尔首当其冲，
带领八千将领兴师出征，

当他们跨过——
无垠的荒原，
连绵起伏的丘陵，
来到黄沙滚滚的沙湾之中，
看到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躺卧在紫檀树的树荫。
那八十一庹长的巨斧，
放在他的右边，
那三岁的栗色骏马，
在紫檀树下吊拴。

圣主江格尔
十三颗腮牙咔咔作响，
他那乌黑发亮的眼睛，
放眼向前张望，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那人中之鹰，
被他一眼认定——
是个不可匹敌的英雄。

“不要以为他是个孤儿，
断了炊烟孤苦零仃，
八千将领全部冲杀，
在他面前也休想取胜！
即便十万匹马儿追它，
它也能东奔西逃不被捉拿，
保护主人绝不让刀剑刺扎。
坐骑红沙马的——

宝玲嘎尔的儿子，
——勇猛的哈日萨那拉呀，
你给我去牵来，
那栗色骏马！
饮酒的八千名将领，
只有全部出动别无它法！”

圣主江格尔发完旨令，
那八千名将领
全部跨马发起冲锋。

那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人中之鹰，
丧魂落魄，
头脑发懵，
心胸窒息，
眼睛迷朦。

他急得右手提起——
八十一庹长的巨斧，
直攥得斧柄流淌树津，
他抛下吊拴的栗色骏马，
徒步向对方进行冲杀。

无论多么快速的骏马，
也休想从他面前跃跨，
无论多么勇猛的虎将，
也经不住他一次击打。



八千名将领
上身铠甲的
双重纽带，
全被击断；
那些虎将
紧搂马脖，
战马征鞍
全部滚翻。
寻找雪峰，
狼狈逃窜。
蹄卷尘雾，
遮住视线。

当力大无穷的虎将们奋起，
跟膂力过人的萨波尔厮拼之
际，

勇猛的哈日萨那拉，
牵来了栗色骏马，
拴到江格尔的近旁，
那黄斑色虎旗之下。

那人中之鹰——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看到这里，
顿时心胸欲裂，
两眼昏晕欲闭。
他右手拎起——
立在紫檀树下

那八十一庹长的巨斧，
大喊：“这是遇到了
何等强大的劲敌？！”
他愣在那里愕然惊异。

这时，圣主江格尔，
站在虎旗旁吼喊：
“在这无垠的荒原，
旷无人烟的丘陵，
黄沙滚滚的沙湾，
力大无穷的洪古尔，
人中之鹰——
膂力过人的萨波尔，
应对峙较量一番！”

这炸雷般的喊声，
震裂了——
卧在深渊那
——三岁狗熊的肝胆。

这喊声穿过——
金黄宝殿里，
那十八岁的王后
阿盖·莎布特洛·格日乐的左
耳，
从她的右耳传出。

阿盖·莎布特洛·格日乐王

后，
跑进洪古尔沉睡的金黄大殿，
用她那檀枝般绣花的纤细的十
指，
将洪古尔十岁时留的黑发捋了
三遍。

洪古尔的腮牙咔咔作响，
圆睁两只黑眼闪闪直转，
当他从沉醉中醒来，
阿盖·莎布特洛·格日乐嫂子
向他开言：

“我的洪古尔啊！
你不是只屑一刹那间，
能够摇身十三变？
你不是为守护
圣主江格尔的生命而诞生人
间？
你难道不是为他，
野兔般躬身奔走？
你难道不是为他，
巨鹏般凌空飞旋？
你难道不是千万将领的先锋？
你难道不是亿万将领的屏障？
你难道不是疆场上的勇士？
你难道不是动乱时的柱石？
那众魔的魔王闻来，

口喊着：‘要这醉鬼有何用处！’

它们把江格尔骗走。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
正在音信皆无的时候，
圣主江格尔吼喊的声音，
从我左耳进入，
从我右耳穿出。
我的洪古尔啊，
你可有什么办法，
赶快去将他搭救？”

听了这话，
十指的每个骨节，
充满狮子和巨象般力量的洪古
尔质问：

“魔鬼闯来，
把江格尔掳走，
那为何不向我告诉？”

把那在青山坡上、
绿草丛中、
清泉边的铁青马，
(它能——力大驮山，
一瞬间转遍草原。)
赶快叫人牵来，
把银饰的笼头，
顺着脖子带上；

把银镀的铁辔，
配上它的腮帮，
薄薄的软垫扣上它的脊背，
六层的毡屉加在软垫之上。
黑色沉重的鞍子，
备上骏马的脊梁。

鞍子的鞍桥，
选用额木克河的木料；
鞍子的鞍翅，
采用杭嘎里河的木材。

野马备上也摔不坏，
烈马备上也摔不破，
鞍桥挑选硬木制成，
仿照丘岗精心制作。

美丽的黄花鞍垫下面，
紧系着八十八个套环，
那肥胖的束脂，
勒起七十二道皱纹。
八条牵引索，
把肋条下面
勒起一道棱角。

马儿的后腿洼，
配系一百零八个响铃，
马脖的前端，